

百

家

园

外感病与体质关系

人体正气的减弱,是外邪得以侵袭人体,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。然而,由于体质的差异,阴阳的偏盛偏衰。感邪后,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病理反应。《医宗金鉴》云:“人感受邪气难一,其形藏不同,或从寒化、或从火化,或从实化,故多端不齐也。”章虚谷说:“六气之邪,有阴阳不同,其伤人也,又随人身之阴阳的强弱变化而为病。”这说明,由于机体的阴阳偏颇之异,外邪侵入机体会出现寒化、热化的不同,给我们临床辨证和用药提供了依据。

1 从饮食偏嗜来辨别体质的阴阳

饮食中五味辛甘淡为阳,酸苦咸为阴,且其属性又有寒凉与温热之别。人体由于本身素质的差异,或偏于阳虚(寒),或偏于阴虚(热)。如《素问·调经论》云:“阳虚则外寒,阴虚则内热,阳盛则外热,阴盛则内寒。”阳虚之人,偏嗜辛辣、热烫之品,而少食酸咸寒凉之物;而阴虚之人,则偏嗜酸咸寒之品,少食辛辣、热烫之物。如夏季,阳虚之人宜少食或不食冷饮,食之,多出现腹痛、洞泄之证;而冬季,阴虚之人又忌食火锅、热烫之品,食之,易出现口糜、口干、咽燥之疾。故而,从饮食的偏嗜可初步判定人体素质的阴阳盛衰。

2 从生活起居来辨别体质的阴阳

四时气候的特征是春温、夏热、秋燥、冬寒。人们为适应四时气候,生活起居亦会顺应其变化,如夏天衣着单薄,且多喜食凉,而冬季则厚衣厚被,趋火取暖。然而由于体质的差异,又各不相同。阳虚之人,喜夏恶冬,每届夏季,则觉舒适,天气转凉,则厚裹衣被,且常围火取暖,弯腰缩头,一派畏寒之状。而阴虚之人,却喜冬恶夏,每届冬季,衣着相对较少,不喜重被厚衣,亦不喜围火取暖,一到夏季,则贪凉饮冷,或睡卧于地,或风扇不停。故从生活起居亦可判断人体阴阳的盛衰。

3 对临床辨证用药的指导意义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:“善诊者,察色按脉,先别阴阳。”一旦人体阳气虚弱,失却了卫外功能,就极易遭受六淫的侵袭而发为外感病。而了解了人体素质的阴阳差异,就可知道外邪入侵后,会随着体质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病理变化,或从阳虚寒化而出现一派寒凉症状,或从阴虚热化而出现一派温热症候。以感冒为例,在同一季节患感冒之疾的人,因身体素质的不同,

会出现寒热两种不同的症状。阳虚之人,多从寒化而见到一派寒凉症状,治疗宜用辛温解表法,方多选用麻黄汤、桂枝汤、葛根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、柴桂解肌汤等辛温之剂。如吴某某,男,60岁,平素喜夏恶冬、夏季极少生病,不喜冷饮,每届秋冬,天气乍凉,即喜厚衣厚被,入冬即火不离手,喜食热辣麻烫及油炸之物,外出恶风畏寒,显示素体阳虚,虽重重防护,稍有不慎,即感风寒而发病,症多见头痛恶寒,不发热,四肢逆冷,背胀身疼,咳嗽痰白,口淡不渴,舌淡苔白,脉浮紧等一派寒化之象,余以柴桂解肌合麻黄附子细辛汤,3剂即取效。而阴虚之人,多从热化而见一派温热症状,治疗宜用辛凉解表法,方多选用桑菊饮、银翘散、柴葛解肌汤、麻杏石甘汤等辛凉之剂。如朱某某,女,49岁,平时喜冬恶夏,贪凉饮冷,稍食热辣麻烫及油炸之品,则口糜疼痛,冬季不喜厚衣重被,不愿烤火,显示素体阴虚,偶有不慎受寒发病,即见发热鼻塞头痛,不恶寒,口干渴饮,咽喉疼痛,尿少而黄,便干,咳嗽痰少或稠,舌红苔少,脉浮数等一派热化之象,余以银翘散、柴葛解肌汤合普济消毒饮出入之。

从上述病例可知,人体素质的强弱,阴阳的偏盛偏衰,对于能否感受外邪及感邪后会向何方转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,这对指导我们临床上的辨证论治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,正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言:“阳病治阴,阴病治阳”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所云:“寒者热之,热者寒之”。要辨别这一点,在问诊当中,当问及患者平时的生活起居和饮食偏嗜等内容,从而为判断体质的阴虚阳虚作出初步诊断。

安徽省泾县中医院(242500) 汪琴川

读文史籍札记

诊余之际,浏览群书,为时久矣。经史子集、小说、笔记、诗辞歌赋无不涉猎,而每有所得。虽为一鳞半爪,然不少记述论说深奥,验之于临床信而有征,实乃医籍未载之瑰宝。兹将读文史籍所得,略谈一二。

1 治尿闭良方

清·赵冀《檐暴杂记·卷六》载:“有人病溺不下,求于仙乩,判云:‘牛膝、车前子,共五钱,同锉为粗末,将末白水煮,空心服之。’果愈。”方源仙乩,似玄虚诡谲之辞。然方义简明,颇值可取。癸丑年,余在大兴安岭下乡。时值深秋,一年近30妇女产后小溲两日不下,其亲属邀余前往诊治。患者小腹痛急,胀满如鼓,呻吟不止。

合家惊慌,团团围转。刻脉弦滑有力,舌暗苔黄腻。证属产后气血瘀滞,湿热蕴结,膀胱气化失司,气水血互结于下焦之证。急宜化瘀利水,以复气化之常。但当地医疗条件有限,无应急之药服之。束手徘徊之际,茫然隔窗相望,见院中仓房上晾着些中草药。近前观之,有牛膝、车前子等10余种。遂命其家人速取牛膝、车前子各约60g,急煎之,顿服。药后30分钟许,小便畅通,其色绛紫,倾泄如注,病痛霍然而愈。

2 一味蜈蚣治蓄水

壬子仲夏,笔者在老家乡闲坐。隔壁老叟急邀为其孙子诊病。至病家,见炕上一四、五岁男童,辗转反侧,哭嚎不止。问缘由,知其3日前感冒发烧,今热渐平,而小便量少,继之点滴难下,小腹膨隆拒按。此太阳之邪随经入腑,邪与水结,膀胱气化失司所致,所谓蓄水证也。嘱其亲属,捉蜈蚣两只,置锅中微火炒黄,研细末,一次冲服。药后15分钟许,小溲出。

清·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·卷十一》载:“侍姬之母沈媪言:盐山有刘某者,患癰闭,百药不验。一夕梦神语曰:‘铜头煨火酒,服之即通’。问铜头为何物,曰:‘汝辈所谓蜈蚣也’。试之果愈”。蜈蚣性味咸寒。有利水消肿之功,用于小便不利、尿闭、大腹水肿等症。当初,笔者读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乃闲来无事,聊以自慰也。书中将蜈蚣利水之功说得如此灵验,余以为不过是文人故弄玄虚而已。后在乡间行医屡用本方,每取佳效。

3 杖丹方治跌打损伤、乳痈

宋·周密《志雅堂杂钞·卷上》载:“郑金罍有杖丹一方,用水蛭为末,和朴硝少许,以水调敷疮上,屡施于人良验”。笔者曾用于治疗跌仆损伤,瘀血疼痛、乳痈等多人,均获痊愈。癸丑年腊月,一伐木工被树干将右腿、足挤伤。当晚,由同伴搀扶求余诊治。右腿自膝关节以下瘀血,足关节尤甚,不能屈伸,足背及大足趾青紫红肿。予水蛭末210g,朴硝70g,共用水调匀为糊状,敷患处,并用纱布包扎。每日换药1次。5日后,红肿瘀血消退,疼痛消失,已正常工作。以该方治乳痈红肿疼痛,其解毒消肿止痛之效亦佳。水蛭与朴硝的比例,治跌打损伤,以3:1为宜;治乳痈红肿疼痛,以1:4为宜。

4 喉病之初不可滥用苦寒

清·刘鹗《老残游记·第三回》载:“老残道:‘两手脉沉数而弦,是火被寒逼住不得出来,所以越过越重。请看一看喉咙’……老残低头一看,两边肿的已将要合缝了,颜色淡红。看过,对高公道:‘这病本不甚重,原起只是一点火气,被医家苦寒药一逼,火不得发,兼之平常肝气易动,抑郁而成。目下只须吃两剂辛凉发散药就好了’。用的是生甘草、苦桔梗、牛蒡子、荆芥、防风、薄荷、辛夷、飞滑石八味药,鲜荷梗做的引子”。所述方药颇有实用价值,余体验不仅可治咽炎,尚可疗风热感

冒,身热、头痛、咳嗽、鼻塞流涕等症。加藿香、佩兰、芦根,则可用于暑湿感冒。庚午年孟春,女性患者,李某,40岁。因咽喉疼痛,久治无效,经友人介绍邀余诊治。患者于1个月前因咽痛求治于某医,服药20余日,未见好转,咽喉干紧,声音日渐嘶哑。待余为其诊病时,发音已很困难。察咽喉漫肿,色淡红。气短乏力,纳少。舌淡、苔白滑,脉沉缓。索前医之方观之,乃清热解毒、苦寒泻火之剂,轮番应用,且用量大。其中一方黄芩竟用至30g。余思忖,此与《老残游记》所载有何两样,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。急宜清宣发散,佐以健脾之剂。处方:桔梗6g,生甘草6g,防风10g,蝉蜕10g,葛根15g,木蝴蝶6g,胖大海2枚(后下),升麻3g,苍术10g,白术15g,扁豆12g。服用5剂,诸症转愈。

天津市中医医院(300140) 王维澎

赵锡武治疗中风脑梗塞琐记

先父赵锡武京津行医60载,擅长治疗老年病。他认为,中风症名,就风证而言其病位在肝,“诸风掉眩,皆属于肝”,“风气通于肝”,所谓中风乃病中于督脉,而非为风邪所中,凡属脑血管意外均可谓之中风。但必须辨别寒热虚实。且当急则治标缓则治本,标本兼顾。他浅显地解释中风为病中风脏,即病中脑血管神经系统。

先父认为古医家所称中风有中脏中腑、中经络之说,而中腑多在阳明,中脏多在少阴,少阴指肾而言。肾主骨,骨藏髓,脑为髓之海,靠肾精滋养。若肾精亏,七情过度导致肝阳上逆而发病,则出现神志不清,血脉瘀痹,经络不通。故脑梗塞、脑出血恢复期均宜以补肾为大法,辨证投以地黄饮子加减。而在脑出血急性期应立即用续命汤配以再造丸,1~2日。以偏凉方剂止血。脑梗塞急性期则须以温热性之小续命汤,佐以桃红四物汤及再造丸,该方之虫类药,能调节神经功能,养血活血药有化瘀通经之功。半身不遂兼高血压者,地黄饮子配合风引汤加生杜仲、草决明。

中风恢复期,脑萎缩、脑软化者地黄引子配合王清任补阳还五汤。热象明显者,地黄饮子中去除附子,加重阴药。湿重痰盛者,地黄饮子加蠲饮六神汤。地黄饮子为补肾阴为主,补肾阳为辅的方剂。凡中风后出现舌蹇音暗、肢废、饮食作呕、反应迟钝者均宜投用。方中地黄宜生用,且用量达20~40g。认为生地黄为方中主药,功在逐血痹。中风证有脑及四肢血痹不通之候,故宜量大用之。血痹一除,气血得充,筋骨强壮,脑腑得以滋养,其它药物亦能各尽其职。

历来医家强调,地黄饮子原方虽可用于中风,但由于方中温补之品偏重,只宜用于虚寒性证候,邪实者绝不可妄投。而中风本身则是一个虚实夹杂、本虚标实之证,临床纯虚无邪者并不多见,即使中风后遗症期虽以